



1901

孟子集註序說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櫟刊行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

輿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

名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

音急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

遠而闕於事情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

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

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

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鞅倚兩反。趙

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

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

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
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
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

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
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
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處上聲。程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
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塞先則反廓苦郭反夫
音扶侏音朱為去聲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

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
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勝平聲○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樂音洛○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見形旬反可見如字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孟子集註序說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
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
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
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
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曰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集註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長上聲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故與倣

同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

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廢於豔反○此言求利

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也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畿音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采音菜分扶問反下同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

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夫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

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重平聲繆靡切反放上聲
好去聲復扶又反塞音瑟

○孟子見梁惠王王

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

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通音棘鹿

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於音鳥初音刃○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管謀為也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

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

囿囿中有沼也鹿北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

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

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度待洛反北

及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昌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

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

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

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

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也好去声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恤其民

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

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

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

也洿窳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
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
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
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
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故以此為王道之始○窳烏瓜反粥余六反治
去聲搏
祖本反
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
王去聲○五畝之宅一夫

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
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
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
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
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
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
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
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
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
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
左右民王道之成也○重直用反長上聲下同

夫音扶見形旬反黔其廉反少去聲相去聲左右並去聲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

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

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

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

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知多歸

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

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

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

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

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

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

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

未改耳。賑音震貸他代反操七刃反復扶又

反王去聲。○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挺徒頂反。挺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歛於人以養禽獸

異於驅獸以食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矣。歛力驗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仲尼曰始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

為入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

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

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

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視之不如犬馬

乎。從去聲下同惡去聲。下同夫音扶為去聲。○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

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

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少去聲數音朔將去聲為去聲。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歛易皆去聲釋奴豆反長上聲○省形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釋

也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

也○樂音洛下同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

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故曰仁為敵哉○阱通作弄疾郢才性二友

者無敵王請勿疑王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

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

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

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

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

能與之也王復問也與猶歸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

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音速與平聲○胡齒齊臣也釁鍾新

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觶觶恐懼

貌孟子述所聞胡齒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

事否○齒下沒反集註音核核字有二音宜審郤乞逆反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

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

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

似吝實有如百姓

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

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

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

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

陳漢

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

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處上聲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

悅忖七本反度待落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曰孟子之言而前

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復扶又反

曰有

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

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

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

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

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
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
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易去聲下同曰不為

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

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

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

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形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

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
之也吾老謂我之父

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
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詩太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
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

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人民又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

之。畜許六反。易去聲。下。同齊莊皆反。復扶又反。權然後知輕重。度然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特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

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

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

度音。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

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謂王之所大欲可。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

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

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今皆平聲。辟與關

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

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
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
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
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
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
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分扶問反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
見形旬反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
朝賈

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
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
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去聲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

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
昏同曰無恒產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

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罔欺其

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毋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

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易去聲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三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

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

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見形甸反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

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亦皆可以食肉矣百油之田以奉其親人口之

亦皆可以食肉矣百油之田以奉其親人口之

亦皆可以食肉矣百油之田以奉其親人口之

亦皆可以食肉矣百油之田以奉其親人口之

孟子集註卷之一

孟子集註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國其庶幾乎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

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治去聲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

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

之樂古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鍾鼓管

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

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

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也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

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

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

○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成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變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

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蕃音煩隙乞逆反騫音務度

待洛反與音余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

併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併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也。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

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

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桓當葛反，見形旬反，下同。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

保其國。

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覆敷救反。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

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

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疾視，怒目而視。詩云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
遇詩作按止也祖往也首詩作旅祖旅謂密
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書
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

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
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
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超越其
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
如此而言武

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

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
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
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
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
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

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

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

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
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
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
上不恤民

何

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

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邪余燕反。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歛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

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

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樂音洛循行之行去聲。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眈眈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

憂。眈眈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

五

五

五

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然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糗去久反又丘救反。糗音備惡鳥路反勝平。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聲見形旬反長上聲。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上

時掌反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之行之行去聲。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

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

同畜勅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

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

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

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守去聲朝音

潮址音止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復扶又反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王去聲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

何必毀哉。○王去聲 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瑯獨與平聲孥

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瑯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

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

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

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

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

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

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

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

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

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瑯

困悴貌。○養去聲分扶問反悴秦醉反 王曰

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

乃倉乃裹餼糧于臺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餼音候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
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乾音干盛音成幽悲巾反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

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
 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
 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
 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
 實密其事以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
 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
 端矣○父音甫之難之難去聲許呼五反樂音
 洛夫音扶剖音后反幾○孟子謂齊宣王曰王
 平聲疏平聲易去聲

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

也寄也比及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

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曰四境

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孟子

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

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

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平聲。如不得

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

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

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

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

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舍上聲左右皆曰可殺

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傳去聲。○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

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孟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復扶又反

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

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入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長上聲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

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循私欲而

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

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

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煨平聲噲音快相去聲

宣王問曰或謂寡

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

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口以伐換為宣玉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口見音現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

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

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

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

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

於他人矣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

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

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

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

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

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今燕虐其民

於天下也。虺許偉反見形旬反

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

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

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

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

而舍所學以徇○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

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開胡美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開關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

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克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輾音展。君行

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

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斂力驗反為去聲難去聲捍音汗。○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

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

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

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見形句

反為去聲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

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邑而恐也。偏與逼同筆力反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

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見形旬反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

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以必乎彼齊也

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

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今平聲徵幸與僥倖通 ○滕文公問曰滕

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

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

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

屬會集也土地木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

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

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

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

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

正也正謂此也舍上聲傳去聲

斯三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

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

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

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

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

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

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

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

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

處上聲舍上聲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

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胡氏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衾之類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

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

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

所為非人力之可及。處上聲

公孫丑曰

德討乎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有事賢之也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路執

會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

孟子集註卷之二

孟子集註卷之二

孟子集註卷之二 公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兩棺槨衣衾之是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也曰行或使之也

為來見也

也曰行或使之也

之不思也

之不思也

之不思也

孟子集註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

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相去聲。孟子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

有聖賢之事。復扶又反。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楚子六反

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

艷怒色也會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

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

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

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

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

不道管仲之事。見形旬反。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

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曰管仲以其

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

聲。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易

去聲。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

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

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

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

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

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曰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

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茲○鎡

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

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及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

易去聲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

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美政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

子引孔子之言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勢易而德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

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

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惑而動其心乎四

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謂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

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

道乃能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

則此未足為難也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

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黶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黶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黶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孟施

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及身循理所

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入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斷丁既曰志至焉氣次亂反下同舍上聲將去聲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

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

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志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蹶姑衛反又音厥躓音至

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

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理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復扶又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易去聲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量去聲撓女巧女教二反聞去聲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判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義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口慊

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

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
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
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
得之也謙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
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
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
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
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
見告子上篇。昔音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復扶又反見形句反 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
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
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
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
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
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
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
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
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
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
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
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
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
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
不善養而又害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之矣。彊上聲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此公孫

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

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

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

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

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

言之病而可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

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

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

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

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

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

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復扶又反陂卑義反

沈俗作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

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

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

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

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

於辭命合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

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以及物再言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謂有其全體但未廣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處上聲下同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復扶又反

者自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篇。長上聲處上聲相去聲見形旬友

蓋

五

三

九

九

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

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為聖人矣。王去聲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

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

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子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

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

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堯

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長上聲，下同。索，色栢反。○孟子曰：以

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謂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也。

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贍，時驗反。○孟子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好去聲。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閒音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好去聲。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閒音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好去聲。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立事國家閒暇可以為之時也詳味及詩云
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疆上聲。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詩豳風鴉鴉之篇周公

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

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

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

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

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為知道也。鴟處脂反鴉吁驕反繆音矛葺七

入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無不自已求

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之者結上文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未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

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

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

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迨音換。孟子曰

詩云

今此下民

能治其

國家誰

敢侮之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繆繆

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見形句反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

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

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

之氓矣

氓音音。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今平

聲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

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

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

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

無非不忍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怵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

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由是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耻已之不善

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

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

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

明其必有也推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

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知性

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人之有是

而緒見於外也緒音序見形句反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

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

不能者物欲蔽之耳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巳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入之情性、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見形句反量去聲，王去聲。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

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

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

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仁不智之甚乎？處上聲，長上聲，離去聲。

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

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

之所如耻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

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

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

師也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

下之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

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

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

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

人者舜之側微耕於歷山取諸人以為善是與

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

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

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

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
上去聲下如
字免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
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
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汗去聲柳下惠
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
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

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
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處

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
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
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
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
去而可留也。處上聲援音爰孟子曰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
也不恭

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窄側格反行
去聲造
七到反

孟子集註卷之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公孫丑曰自夫無道而士之而士對而士之而士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曰自自東

孟子集註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
時日支

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
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王相去聲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
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

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者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為去聲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也以天下之所

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

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

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

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

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

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

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

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

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今勿歸而造不得已而之

朝以實已言。從去聲今平聲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

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

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

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與

聲慊口簞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
 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
 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
 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
 齊主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種上
 聲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
 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
 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為是故耳。為去聲。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今天下地

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
 者所從學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者也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
 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
 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
 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
 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
 處上聲

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
 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

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鎰音逸。孟子曰

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

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當送行者之禮也。

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

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

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無

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處

上聲予通作與當去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

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行音。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人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

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

王之為都者臣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故邪。風去聲說音悅。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

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化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

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中去聲

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

也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

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當去聲

○孟

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

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

也蓋古盡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使去聲下同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

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

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

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

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

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

嚴急也木棺木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

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

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

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

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此

二反忤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

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
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為去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

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
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
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

之人也。見形句反
下節解見音同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

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
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

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
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

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
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

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
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
 鮮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
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
 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
 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
 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
 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
 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
 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
 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
 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

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

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
 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

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則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文去聲惡去聲勝平聲為去聲。○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沮在呂反長上聲。○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道不行。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量去聲。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

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復扶又反。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

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

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

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

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見形旬反復扶又反

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

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入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

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

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

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惡去聲處上聲。○孟子去齊宿于晝晝如

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斯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

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

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

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繆音穆，伺音筭，道去聲。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

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紹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

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齊人也。干，求也。澤，恩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孟子弟子也。曰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

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

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

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

五子集卷四

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
予豈若是小文

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

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也盡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

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

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倦音權

荷何○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

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一時此一時也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

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

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聞去聲契

私列反散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

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

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治去聲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

音洛 ○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道也休地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

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

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由周而來士百有箱

其類矣以其類

孟子集註卷之四

